三问苍穹

■景海鹏

亲历与见证 我与改革开放40年

今年是航天员大队成立20周年，这也意味着，我已经和战友们一起飞天逐梦20个年头了。

20年来，我们航天员大队的战友们胸怀中国梦强军梦，矢志献身航天事业，先后6次执行载人航天飞行任务，行程达4600多万公里，绕地球飞了1069圈，一次次在太空中飞出了中国高度。第一次天地往返，杨利伟把中国人的身影留在了浩瀚太空；第一次出舱行走，翟志刚以自己的一小步，迈出了中华民族的一大步；第一次手控对接，刘旺打出了漂亮的“太空十环”；第一次太空授课，王亚平为广大青少年播下了科学和梦想的种子；第一次中期驻留，我和陈冬顺利叩开了中国空间站时代的大门。一次次胜利出征、一次次巡游苍穹，中国人探索太空的脚步迈得越来越大，越来越远。

今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向全社会公开发布航天员群体的先进事迹，授予我们“时代楷模”荣誉称号，作为一名航天员，我感到无比自豪、无上荣光，更为自己能将个人梦想纳入新时代的轨道而感到幸福。

我的飞行梦萌生于高中时期。那是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学校报刊栏上看到一名空军飞行员的照片，而且和我同名。从此，我便有了一个壮志凌云的梦想。

1985年3月的一天，空军飞行学院来学校招收飞行员。经过思想、身体、文化等层层选拔，我如愿以偿考入了空军第二航空预备学校，经过预校和飞行学院5年的学习，以优异成绩毕业，成为一名光荣的歼击机飞行员。

航校毕业，刚分配到飞行部队不久，作为一名新飞行员我便驾机担负作战值班任务。在一次跨昼夜四机编队训练时，我的一位同学、战友在驾机起飞时发动机故障，为了保护一所小学而延误了跳伞时机牺牲了。昨天还在篮球场上一争高下的伙伴，就这样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这次事故让我悲痛不已，它让我深深明白，从成为一名军人、一名飞行员那一刻起，我们的一切就已经献给了党和祖国，必须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我也时刻鞭策激励自己，要成为一名优秀的飞行员，只有地面苦练，才能空中精飞。怀着争当一名优秀飞行员的梦想，在飞行部队十多年的岁月里，自己没有因个人原因耽误过一个飞行日，安全飞行1200多小时，还保持了驾机打曲线空靶的飞行纪录。

1996年夏天的一天，我到杭州某疗养院参加了一项神秘的体检。后来，才得知这是在秘密选拔中国首批预备航天员。从此，一个蓝天之上的梦想，又成为我新的目标！经过两个多月一轮又一轮、一关又一关的严酷考核选拔，我从空军1500多名优秀飞行员中脱颖而出，顺利入围。那段时间，妻子恰好怀孕了，1997年我们收获了爱情的结晶。怀着对太空的憧憬，1998年初，我抱着刚出生4个月的儿子来到了中国北京航天城。

1998年1月5日，我和其他13名战友一起来到了航天员大队，在鲜艳的五星红旗下庄严宣誓，光荣地成为我国首批预备航天员。但是，要想成为一名真正的航天员，必须经过严格的训练和考核。我们要在5年内进行与载人航天相关的8大类上百个课目的专业技能训练，仅基础理论就有物理学、天文学、载人航天技术等50多门学科。专业学习要求高、训练课目难度大，评定考核更是苛刻，甚至可以说是残酷，随时都可能被淘汰。正是历经了这些艰辛的磨砺和严格的锤炼，2003年，经过全面考核，首批14名航天员都具备了执行飞天任务的资格，去掉了“预备”二字。又是一个5年后，自己才一步一步完成了从飞行员向航天员的跨越。但是，要成为名副其实的航天员，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2003年神舟五号任务我没有入选梯队，但我并未泄气，不断地全面总结自己，查找与战友间的差距和自己的弱项，补自己的短板。2005年，我入选了神舟六号飞行梯队，并和战友刘伯明成为第一备份乘组，尽管最终未能执行飞天任务，但我对自己取得的进步还是比较满意。神舟六号任务之后，自己继续给自己鼓劲加油，克服不足，虚心求教。梦想一天不实现，追梦就一天不停止！

接下来，我们面对的是神舟七号任务——中国首次太空行走任务，我提前两年半就开始备战。面对首次出舱任务，一切都是全新的，包括舱外服的理论学习已经让人透不过气来，加上繁重的专业技能训练更是难以适应。在模拟失重训练中，必须身着160多公斤的水槽训练服，潜入水里完成各种单项及综合操作，每次下水都要4个小时左右。训练结束后，常常四肢酸痛无力，吃饭连筷子都拿不稳。在模拟真空训练中，身着舱外航天服，置身近乎真空的低压舱内，一旦发生意外，抢救都来不及。有一次，训练刚开始十几分钟，异常情况就出现了，地面监测的数据和我身上的报警仪表同时发出警报：舱外服内二氧化碳浓度超标！此时如果中止训练，就意味着整个真空舱都要重新启动，直接影响后续训练计划。当时，我冒着缺氧窒息的危险，临危不乱，按照应急处置预案，打开引射器，吹除、降低了航天服内的二氧化碳浓度，不仅保证了安全，而且按计划完成了当天的模拟空间出舱活动训练任务。

2008年9月25日，我与航天员翟志刚、刘伯明组成神舟七号飞行乘组，执行载人飞行任务。这是我的首次飞天，也是“等待”了10年后的第一次飞行，每一分每一秒都充满着圆梦九天的“激动”。

首次飞天就要面临首次出舱，难度可想而知。带着期待、激动、兴奋，我们踏上了飞天之旅。没想到，更大的考验在等待着我们。执行任务中，我们遇到了两次小小的“意外”。当时翟志刚出舱时舱门险些打不开，而刚刚打开舱门准备出舱之时，轨道舱又连续响起火灾报警。警报声持续不断，我在返回舱里进行着各种排故检查，刘伯明对我说：“如果真的火灾了，你一定要把轨道舱分离，你一个人返回，最起码我们乘组能留一粒种子。”我感动地说：“什么是战友，战友就是平时的亲密无间，战时的生死与共！3人永不分离！”虽然后面判明是仪表误报警，是一场虚惊，但着实让我们尝到了什么是惊心动魄！而且当时有那么一瞬间，我以为自己真的回不来了……

在2008年感动中国的颁奖晚会上，主持人曾问我：“当时你们有没有想到回不来？”我说：“我理解你所说的回不来，就是我们像卫星一样绕着地球一直在转;你所说的回不来，就是我们永远没有机会在演播大厅和全国观众们见面了呗。”现场的观众哈哈大笑，没等大伙儿笑声停止，我就抬高嗓门大声说：“即使我们回不来，也一定要让五星红旗在太空高高飘扬。”

这句话成为后来的“经典名言”，从首次飞天之后，我也好像一下子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明星”，开始去各地作报告，走到哪里都会有人围着签字、合影。我们还多次到过港澳等地访问。有一次出国访问，遇到一个满头银丝的老华侨，他拉着我们的手说：“你们能飞多高，中国人的头就能抬多高。”这句话道出了炎黄子孙的共同心声！

记得还有一次，我们乘组3人到香港访问，在一个体育场与上千名学生交流，有一个小学生问我：叔叔，难道您不怕死吗？我说：叔叔跟大家一样，都是普通人，也不是什么“钢铁侠”，也怕死。但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值得我们用生命置换，比如我们从事的航天员这个职业。从这个角度讲，我又不怕死。2个小时的交流结束时，我又反问这名学生：你现在还怕不怕死？他说：叔叔，你不怕死，我也不怕死！我听后很欣慰。

载人航天事业就像是一场接力赛，我的战友杨利伟开创了历史，实现了中华民族千年梦想；另两位战友费俊龙、聂海胜从杨利伟手中接过了这个接力棒，这3位开拓者、先行者毫无保留地把经验传授给我们，给了我们飞天的勇气和力量。我和我的战友们只有干好了这一件事，才不辜负传到我们手中的接力棒，我愿用一生接好传好这一棒！

2012年6月16日，我同航天员刘旺、刘洋一起执行神舟九号载人飞行任务。再度飞天，我的肩膀上多了一份责任，作为乘组指令长，时刻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不仅要确保自己的操作零失误，还要保证整个乘组的工作准确无差错，并让乘组发挥出“一加一加一大于三”的理想效果。

神九任务是13天的太空飞行，其间我有两次48小时没有睡觉的经历。第一次是在飞船入轨后两天里，是在为确保首次顺利进入“天宫一号”作准备。第二次是在返回前48小时，是在一遍遍重温飞行指南，为确保乘组安全落地细思量。

2012年6月29日，神舟九号载人飞船安全返回。我第一个出舱坐在椅子上，在等待刘旺、刘洋出来的时候，看到迎接我们凯旋的人群，我的眼泪流了下来。为什么掉眼泪？因为我感觉这13天的压力释放了，我尽到了自己作为指令长应尽的职责，实现了在出征之前的承诺：一定要向祖国和人民交一份满意的答卷。

我经常想，作为一名航天员，不管飞多少次，无论飞得再高再远，感恩的心永远不能变，初心永远不能变。2016年我国首个航天日，所有执行过载人航天任务的战友在杨利伟的带领下，面对鲜艳的五星红旗，重温我们1998年加入航天员大队时的誓言。“甘愿为祖国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这是我们面对国旗的承诺。

2016年10月17日，我和航天员陈冬又踏上了飞天的征程，共同执行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行任务，完成33天的空间实验室任务。三度飞天的我已经不再那么激动，更多的是“幸福”和“享受”。

2016年10月24日，我作为神舟十一号飞船的指令长正在执行天宫二号与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行任务。那一天，来自长白山天池哨所、神仙湾哨所、阿尔山三角哨所等地的战友们自拍了祝福视频，委托解放军报社上传到“天宫二号”，我事先并不知情，看着亲爱的战友们从祖国边陲发来的祝福视频，我的眼眶湿了……

身体离地球越远，心离祖国就越近！越是身处太空越对自己生活的家园产生更为深深的依恋，尤其在那种特殊时刻，战友们的张张淳朴笑脸、真挚祝福，感人至深。虽然我们岗位不同，但报效祖国的情感相通，我只有用最崇高的军礼表达情意。地面科技人员为我数了一下，观看视频短短几分钟的时间，我先后向战友们敬了12次军礼。

神舟十一号飞船返回地球后，2016年12月20日，习主席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神舟十一号飞行乘组及参研参试人员代表，习主席亲切地称赞我“三次上太空，将军上太空”，还夸赞我在太空过了一个高水平的生日。我感到无比幸福！我想“高水平”这三个字应当献给千千万万的航天科技工作者，是他们几十年如一日的不懈努力，是他们用辛勤和汗水、用智慧和力量托举着我们一次次实现梦想;是他们把“千人一杆箭”“万人一颗星”的载人航天工程创造出如此辉煌的成就，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媒体朋友们经常鼓励说我是中国唯一三上太空的航天员，大家也不止一次地提问：是不是还要去飞？我认为，重返太空、多次飞天，几乎是世界上所有航天员的心愿。更重要的是，作为一名中国航天员，就是要时刻准备接受祖国的挑选，这是新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我常常想，自己是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孩子，能够成长为一名航天员，实现一个又一个梦想，登上人生一个又一个台阶，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党和人民教育培养的结果，是祖国托举我飞天。尽管我已经51岁了，但我的各方面状态都很好，我会时刻准备着接受祖国的再次挑选，争取再多上几次太空，再当一次先锋，再打一场胜仗，让浩瀚太空见证，一名共产党员、一名革命军人、一名新时代中国航天战士的绝对忠诚！

（邹维荣、韩阜业整理）

景海鹏，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特级航天员，少将军衔。2017年7月28日，中央军委向其颁授“八一勋章”并颁发荣誉证书。

记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父亲的本色

■小平

高尔基曾说，父爱是一部震撼心灵的巨著，读懂了它，你也就读懂了整个人生。父亲已经去世16年了，每每回味他的音容笑貌，我的内心便充满敬重和眷恋。

我的父亲是一位1931年参加革命的红军老战士。他一生南征北战，跌宕起伏，充满艰辛，始终忠诚于党、坚韧不拔、淡泊名利、诚实善良，他的军人本色和高尚品德，深深地影响和教育着我们儿女，让我们受益匪浅。

父亲出生在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县一户贫苦农民家庭，他9岁丧父、13岁丧母，领着弟弟妹妹靠乞讨打工度日。1931年12月，父亲和近5000名甘肃同乡一起，加入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年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加入党组织时，介绍人说，成了党的人，就要听党的话，为党做事。从此，听党的话，为党做事，这句话父亲铭记了一辈子，也践行了一辈子。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中最惨烈的一仗，伤亡很大，父亲在这次战役中也受了重伤。敌机轰炸，为组织人畜疏散，父亲没顾上隐蔽，一颗弹片炸进了他心脏上方的肋骨夹缝里，血直往外冒。后来为了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父亲一口气翻越了两座山，浑身是血，被当地的老乡收留救治。刚刚住了两天，父亲就告别老乡，又独自走了7天，终于回到军团卫生部。部长姜齐贤听完父亲的讲述后，十分感动，当即安排人员取出父亲身上的弹片，并赞扬父亲是个硬汉子！

遵义会议后，上级决定精减领导机构，充实战斗部队。当时在红一军团卫生部工作的父亲，第一个报名到连队去，结果带动了140多人当场报名。父亲到红四团八连担任副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团队开进到皎平渡时，和一股敌人相遇了。敌人大约有一个连的兵力，占据在山头有利地形上。这时，王开湘团长命令父亲带人去攻下这个山头，为部队前行扫除障碍，并非常严肃地说：“你完不成这个任务，就别回来见我！”父亲手提“二把盒子”，大喊一声：“跟我来”，带着连队就从右翼侧冲上去了。在距山顶15米时，父亲让司号员吹响了冲锋号，官兵们像小老虎似地拼命往上冲。敌人没想到红军来得这么快，听到号声，一下乱了阵脚，交战一会儿就垮了。战斗结束后，父亲他们缴获了敌人两挺机枪、几十支步枪和近千发子弹，还抓了50多名俘虏。这是长征中父亲亲自指挥和参加的第一个战斗，后来每每讲起，他脸上都露出得意的表情。

就在湘江之战后不久的一次夜行军中，父亲不慎从山上摔了下来，左眼被树枝扎了一下。当时，就是眼角流了点血，他也没有太在意。谁知，就是这次眼伤，给父亲带来了伴随终生的伤痛。一开始，是左眼流水，进而视物模糊，后来又影响到了右眼。上级领导很重视，专门安排父亲去前苏联军队医院治疗。但因时间拖得太长，至1970年，父亲完全失明了。当时，父亲才50多岁。班不能上了，和外界的交流减少了，我们担心他受不了这个打击，劝他想开点。谁知，父亲却做起了我们的工作。他说，人生谁无祸，是祸躲不过，我要把失明作为一个敌人来战胜它。他每天的生活十分规律，不论外面如何喧嚣热闹，他基本是不打听、不参与，也不生气，努力保持内心的淡定宁静。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他又活了30多年，至90岁高龄去世。医生说，父亲能够长寿，与他情绪稳定、心胸豁达有很大关系。

父亲幼年丧父、中年丧妻（我母亲在1968年去世）、壮年失明，我觉得上天有点不公，为什么把这么多人生的不幸都放在我那憨厚朴实的父亲头上。他能承受得了吗？现在回过头看看，父亲都默默承受了，而且他承受得那么勇敢无畏、那么无怨无悔、那么淡定从容。

父亲转业后，担任兰州某研究所党委书记。工作两年后，省委组织部的同志受省领导委托来征求意见，拟调他去甘肃省卫生厅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父亲说，几个大的建设项目刚展开，这个时候离开了，对工作不利。组织部的同志说，到了省上有利于以后发展。父亲听了哈哈一笑：“单位能有些发展就行，我个人发展不发展无所谓了。”就这样，父亲的职务，几十年就定格在了厅局级上，但从没听他有过埋怨、发过牢骚。

出身贫穷，又经过长征岁月洗礼的父亲，一辈子保持了严于律己、艰苦朴素的作风。他工资不低，可他一年四季就那么几件衣服，看他的穿戴，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老农民。我是父亲唯一的女儿，结婚时，原以为父亲会大大方方地表示一下。谁知，他就给了我100元钱，还反复叮嘱要省着花，委屈得我眼泪都下来了。

父亲是个不苟言笑、沉默寡言、表情严肃的人。一些同事部属开始都有点怵他。但接触时间长了，都感到他做得多、说得少，对人对事实实在在，是个通情达理、心地善良的“好老汉”。

我们姐弟5人，母亲去世时，小弟弟才7岁。父亲既当爹，又当妈，上班他忙工作，下班了给我们做饭、洗衣服，即使双目失明了，一听到我们进门了，还告诉饭在哪里、菜在哪里、衣服在哪里，生怕我们挨饿受冻受委屈。记得我7岁那年，和父亲散步走到枣树下，我非要吃树上的枣子。父亲说，所里有规定，私自打枣是要罚款的。见我听不进去，还在嚷嚷，父亲只好拿起竿子打下十几个枣子给我，而后直接去财务部门交了5元罚款。小弟弟有时晚上尿床，第二天晒褥子时，小伙伴们就开玩笑，说他是“海军”。为了让弟弟避免这种尴尬，后来父亲就带他睡觉，一发现床上有尿了，父亲就睡到弟弟这边来，用身体把尿焐干。有人说，母爱似火一样热情，父爱似水一样深沉。在我看来，父爱既像火，不仅烤干了湿湿的褥子，还烤暖了我们儿女的心；父爱又像水，滋润着我们的心灵；父爱更像山，是那么的厚重质朴而又默默无闻。父亲用他厚实的臂膀撑起一片天地，护着一个家，他的羽翼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的威严背后是那般温柔。

军人的果敢、党员的忠诚和面对儿女时的慈爱，这，就是父亲的本色，永远让儿女崇敬和爱戴！

家园（油画） 徐 里作

文学作品

长征

第4298期

感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这个地方叫那曲

■李健君

今天就要离开那曲了。凌晨5点醒来，遥望窗外满天寒星，想到坚守在生命禁区的战友们，心潮起伏，再难入眠。

在高原，一切都变得那么简单、那么纯粹，甚至很多习以为常的观念都被颠覆了，需要重新解读、重新诠释。刚到海拔4700多米的安多，我举步爬楼，头晕、目眩、耳鸣、心悸突然袭来，赶紧抓住楼梯扶手才没有摔倒。那一刻，我切身体会到在高原生存可谓举步维艰。

生命在这里异常脆弱。那年，一位战友刚刚集训归来，就因为高原反应突发心脏病，长眠在高原上。我和战友们聊天：“怕吗？万一不小心……”他们憨憨一笑：“没想过这个问题，当兵尽义务，在哪儿都一样站岗上哨。”高原上的士兵憨厚淳朴，语言也像高原蓝一样纯粹，他们说不出类似“将生死置之度外”的豪言壮语，但从那黑红的脸庞、乌紫的嘴唇、皴裂的双手、稀疏的头发，以及深陷的指甲上，我明白了，他们是透支着生命在坚守。

使命这个词常常被我们挂在嘴上，当作崇高的代名词在不同场合表达鼓舞和激励之意。它的内涵和意义到底是什么？这次高原之行，我想我找到了答案。

这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英雄！他是一位曾荣获“忠诚卫士”称号的老兵。初次见面，他个头不高、面庞紫黑，一脸的热情憨厚，实在很难与高大上的英雄形象联系起来。“我在那曲工作了20多年，我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已经舍不得离开了。”舍不得离开，这句朴实得不能再朴实的话语，击中了我。舍不得的是一分深深的眷恋，这其中凝结着多少故事啊。2008年冬天，那曲遭受百年不遇的严寒，他在外出搜救受灾群众过程中，被一群饿疯了的野狗围攻，脸颊上的肉被野狗用利爪撕了下来。钻心疼痛，生死瞬间。“我得活下去啊，还要去救人呢，现在就被狗咬死了算怎么一回事？”在这场人与兽的较量中，拼着一丝信念，他坚持到了最后，经当地医院抢救，活了下来。“我的生命是高原给的，我得把他奉献给高原。”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

还有这样一位基层干部，当年主动申请来到高原，一干就是13年，高原赋予了他高原红，也赋予了他宽广的气度与胸怀。因为各种原因，他即将离开部队，就算离开也要干出样子，他最大的愿望是把连队带入先进行列。他把“吃苦不怕苦、苦干不苦熬、苦中有作为”制成标语，悬挂在中队最醒目的地方。我们去了他担任主官的连队，距离支队机关近300公里，海拔4700多米，一路上除了黄沙就是荒漠。但连队建设标准真的很高。战士们精神昂扬，虎虎有生气，一切都那么井井有条、生机盎然。来到连队，仿佛置身于一片高原上的绿洲。站好最后一班岗！那一刻，我感受到这就是使命最生动的写照。

网上流行一句话“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为什么翻？基础不牢固。我一直觉得，志同道合是最佳的友谊状态，同甘共苦是建立和巩固友谊的最好途径。高原上，官兵之间的友谊是很难翻船的，因为基础很深很厚。

在那曲走了十几个基层单位，一圈下来，经常会被那些朴实的回答所打动。“队长和我们一起训练，四百米障碍跑得比我还快！”“班长对我很好，经常和我谈心，每到周末还提醒我要打电话回家。”“现在的新兵都很聪明，懂道理，悟性很高。”无论干部评价战士，还是战士评价干部，无一例外都是点赞，相互欣赏的背后是相互爱护、相互关心。面对恶劣的生存条件，唯有团结、和谐、融洽，才能战胜自然、心情舒畅，快乐学习、工作和生活，这是高原官兵的一致共识。

在一个基层单位的生态温室里，我看到每棵植物上都挂着一块小牌子，上面写着谁谁谁、哪年哪月探亲归队带回这株植物的种子或幼苗。据说有的同志为了带回一棵小树苗，不惜忍痛丢下老母亲准备的美食和妻子亲手编织的毛衣。在这个方圆百里不见树木的高原上，绿色象征着生命、象征着希望。官兵们带回的哪里是普通的种子、幼苗啊，分明是对春的期盼、对美的渴望；种下的何止是一粒种子、一株幼苗啊，种下的是一片绿色的希望、一种坚韧的精神。

爱情有保鲜期吗？有，也没有。如果爱情的定义仅是花前月下、卿卿我我，那的确是有保鲜期的，毕竟总会有审美疲劳的那一天。但如果爱情是相濡以沫、忠贞不渝的话，那将是永恒的，经得起时空考验的，高原官兵的爱情大多如此。

那年冬天，担任小学教师的她从东海之滨穿越大半个中国来到高原，只为了陪久未谋面的爱人度过一个春节。然而刚到拉萨，突降暴雪，那曲变得可望而不可即。假期临近结束，大雪肆虐依旧。她有理由责备，也有理由怨恨，但她没有。她拨通电话：“你安心在部队吧。这次没见上，等明年春天雪化后我再来。无论怎样，我都等你……”温柔如水的话语，让在场的人们无不泪目。

90%以上已婚官兵两地分居，90%以上适龄官兵未婚，这两个90%，足以刺痛每个人的心灵。等待爱人归来，等待爱情来临。等待！是高原军人不得不面对的现实。等待，是无边的思念、无尽的忧愁，更是坚贞的信念、无私的情怀，这就是高原官兵的爱情。